

第三十八段 梅雪香重到西泠 蘭瘦翁初識快婿

雪香央松、竹為媒，買舟向西泠去。一日在舟中閑談，雪香謂松、竹曰：「我想此去賈家，姻事有些難處。從前賈遁翁雖欲以女許我，尚未說明。若聞我已婚蘭氏，彼豈肯以女相許。即使相許，那賈女才貌雙絕，不甘賦小星，我亦不忍以側室相待，這不有些難處麼？」竹曰：「這也是的。」松曰：「雪香你總有些酸氣，且到那裏見機而作，何必思前慮後。」

不日，船已到了西泠。竹曰：「這岸上一帶人家，倒也住得幽靜。」雪香曰：「賈遁翁家即離此不遠，我們上去拜謁他。」松曰：「且慢。此行專為蘭氏而來，訪著蘭氏再去拜他不遲。」雪香曰：「不知蘭家岳父住在哪裏，一時怎訪得著？」竹曰：「令岳今春到你家來，難道沒有說住的處所？」雪香曰：「但說住在西泠界口。」松曰：「這是甚麼地方？」雪香曰：「這即是西泠界口。」松曰：「令岳家大約去此不遠。」竹曰：「雪香你從前說在個西子廟作寓。那西子廟在哪裏？」雪香曰：「上岸去不多遠。」松曰：「我們仍寓西子廟，慢慢尋訪令岳家可也。」竹曰：「如此甚好，或者西子廟和尚曉得令岳家也未可知。」雪香曰：「那和尚號月鑒，約六十餘，頗不俗。我去年叨擾他，也正要去謝他。」三人打發舟子，轉身一齊上岸。從蘭瘦翁門首經過，雪香指示曰：「此賈遁翁家也。」松、竹見其舍宇清幽，曰：「望而知為雅人宅第。」

行不數武，即到西子廟來。月鑒迎著，曰：「秦相公來了。去年我遊終南，有失祖錢。」雪香曰：「去歲叨擾大師，無以為報，真是抱歉。」月鑒曰：「秦相公怎如此說？」松曰：「雪香怎麼姓秦？」雪香笑曰：「假託耳，不必問。」月鑒俱問松、竹姓字，松、竹具道閩閩，且曰：「久聞敝友道及大師，今日恍如三生。」月鑒謙謝，因問曰：「適聞二位相公問秦相公怎麼姓秦，難道秦相公不姓秦麼？」松曰：「敝友本是姓梅哩。」月鑒曰：「二位相公都是武陵人否？」松、竹曰：「是羅浮人。」月鑒曰：「是羅浮人，怎麼音聲與梅相公一樣？」松、竹曰：「同鄉共井，如何不是一樣？」月鑒曰：「梅相公是武陵人，怎麼說與二位同鄉？」雪香曰：「實告大師，我不是武陵秦氏，乃羅浮梅氏耳。」月鑒曰：「賈遁翁曾訪羅浮梅氏，相公大抵為此而來？」雪香順口答曰：「一則為此，一則欲訪蘭氏。敢問大師離此不遠，有姓蘭號瘦翁者，知否？」月鑒曰：「這裏沒有甚麼蘭瘦翁。」松曰：「雪香，大師既曰不知，或者令岳家不在這裏居住，向別處去訪可也。」月鑒曰：「就在敝寺下榻，慢慢尋訪亦可。」三人遂留寓西子廟中。雪香私語松、竹曰：「賈遁翁訪我，不知何故？」竹曰：「彼欲以女許你，如何不訪你？」雪香曰：「他欲以女許我，祇知我姓秦，不知我姓梅。今他是訪姓梅的，必不是為此事。」松曰：「你怎麼改姓秦？」雪香曰：「因見賈氏女欲圖婚姻，若說出真姓名，恐家父聞知不便羈留。」竹曰：「雪香用心良苦。」

且說三人從蘭瘦翁門首經過，畹奴認得雪香，入告瘦翁曰：「去歲在我家住的秦相公，方纔從門首過去。」瘦翁曰：「是向哪裏去的？」畹奴曰：「向西子廟那邊去的。」瘦翁深慕雪香才學，自思曰：「這秦生必在西子廟作寓，我且去看他。」遂走到西子廟來，一見雪香便曰：「秦君適從舍邊過來，怎竟過門不入？」雪香曰：「去歲承翁雅意，叨擾兩月有餘，銘刻肺腑，時時不忘。本欲踵府叩謝，奈舍館未定，行李無處安置，是以不敢輕造。不意翁早知蹤跡先來下顧，何以克當？」瘦翁亦自遜謝，因問松、竹姓氏。月鑒在旁，謂瘦翁曰：「這秦相公即是羅浮梅相公，改姓秦的。」瘦翁曰：「秦君果是姓梅否？」雪香曰：「本是姓梅。」瘦翁曰：「尊大人號甚麼？」雪香曰：「家父字臞翁。」瘦翁曰：「令舅父家尊姓？」雪香曰：「姓冷。」瘦翁見果是羅浮梅生，乃曰：「賢契去年在我家住了兩月，卻祇說是姓秦。自賢契去後，我又尋訪賢契。若早知是姓梅也免得一番周折。」松曰：「翁訪敝友，敝友卻未知。今春有個姓蘭的曾到敝友家親訪敝友時，敝友北上未得相遇。此番來西泠，一為叩謝尊府，一為拜訪蘭氏。不知蘭氏號瘦翁者住在何處，翁可知否？」瘦翁笑曰：「愚下即是蘭瘦翁，所謂賈遁翁者亦更姓改名耳。」竹曰：「翁何故更姓改名？」瘦翁遂將播遷所遇歷敘一遍，松、竹方都明白。松曰：「聞敝友幼時，蒙翁漫許牽絲，兩下固已定聘卻無媒灼。今日如不嫌棄，晚生等願作冰人。」瘦翁甚喜，曰：「本不敢有勞二兄，既翠濤兄這樣說，固所願也。」因謂雪香曰：「賢契與二位兄臺也不必在此作寓，即搬至舍間去。」月鑒曰：「欲請媒灼必具紅帖，豈可草草？」瘦翁曰：「月鑒所說極是。屈駕暫住幾日，擇吉奉請。」松曰：「晚生與敝友既叨擾大師，自不敢復打擾尊府。至若執斧的事必欲具帖，可以不必。」竹曰：「雪香可在令岳府上居住，我與翠濤在此。」瘦翁曰：「二位既是小婿良朋，又何必作兩處住？」謂雪香曰：「賢婿也不必先去，俟我擇日並接可也。」雪香應諾，瘦翁復坐談一時而去。

三人送罷，回到客房，雪香笑謂松、竹曰：「去年在岳家住了兩月，竟不知是骨肉姻親。」松曰：「惟其不知，則令夫人與你兩下留情，真有趣味。若知是自己的，安得有此快事？」雪香曰：「也說得是的。」竹曰：「凡事必失之意中，復得之意外，言有奇處。若無離無合，何足為奇？雪香這段姻緣亦可謂奇矣！」雪香曰：「家岳命我不必先去，俟他擇日來接。我想家岳既先到這裏來，必須去拜謁纔是。」松曰：「如之何不去拜謁？」竹曰：「今日已晚，明早我們同去。」